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六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華　蘭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六 起著雍涒灘正月盡屠維作噩六月凡一年有半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名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宮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八月賜名仲鍼授率府副率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帝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英

宗嘗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是年九月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名治平元年進封潁王十二月壬寅立為皇太子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改元　復命武臣同提點刑獄　丁丑以旱減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壬午令州縣掩暴骸　丁亥命宰臣極言闕失　庚寅御殿復膳　壬辰幸寺觀祈雨　參知政事趙槩數以老求去丙申罷知徐州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

寛妻師徳　以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帝問司馬光曰唐介參預何如光曰介素有剛勁之名外人甚喜故事執政坐待漏院宰相省閲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為常　丁酉詔修英宗實録　壬寅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内舍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待次蓋百餘人諫官以為言故有是詔

二月辛亥令諸路每季以雨雪聞　乙卯以孔宗愿

子若蒙為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初言者交論种諤擅興邊事詔繫長安獄諤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置對無一語曌人惟自引伏丙辰貶諤秩四等安置隨州

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蘓秦約六國從事帝曰蘓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秦儀為縱横之術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説相高人君悉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

帝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帝謂文彦博等曰天下

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　三月癸酉朔帝謂文彦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為為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庚辰夏國主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

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禄之俟李崇貴至即行册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户諒祚遺之寶劒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劒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没其田宅萬計 乙酉帝謂文彦博等曰任人各以所長乃可立事至於有過寡行之人或亦可用但不宜使在左右耳 丙戌詔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后

慶壽宮皇太后寶慈宮　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賑濟饑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判汝州富弼入見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帝特為御内東門小殿見之令其子紹隆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知帝銳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甚悉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

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又問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為先帝稱善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弼力辭赴郡　乙巳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吕二族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韓維及吕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帝在藩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

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至是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又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畧曰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

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國于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彊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

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

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捄卹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彊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

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帝謂安石曰昨閲卿所奏書可謂精畫計治道無出於此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安石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於紫宸殿　禮官議欲用

唐故事以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翰林學
士呂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説
憲宗以不經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陛下
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隂長之日為非禮之會
受無益之名從之　庚申呂公著王安石等言切尋故
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
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
約胡宗愈言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

劉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彦皆同攽議曰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為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帝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敞卒敞學問淵博寢食坐卧未嘗不

以六經自隨嘗蠅頭細書一冊置夾袋中謂之夾袋六經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畧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言歲星往來虛危間色最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烝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

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歐陽修每於

書有疑折簡來問敞對使答之筆不停手修輒歎服慶

歷以前學者守注疏之說至敞為七經小傳始與諸儒

異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而新竒抑又甚矣　癸

亥以孫覺為右正言同知諫院帝與覺言欲革積弊覺

曰弊固不可以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謂文彥博等曰丁謂王欽若陳彭年何如

人彥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宫殿皆謂等開

之耗祖宗積儲過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帝曰王旦為宰相不得無過韓絳曰旦嘗諫真宗不從求去位又弗許帝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塞責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為額從之　甲戌募饑民補廂軍　庚辰詔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教授　戊戌廢慶成軍　六月癸卯録唐魏徵狄仁傑後從韓琦請也　丁未占城來貢　辛亥詔諸路與監司訪尋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修築塘堰圩堤功利有實

當議旌寵　乙卯賜知唐州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五年比罷增户萬一千有奇闢田三萬餘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云　是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於韋惡韋醜陋謀殺韋傷而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

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名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議　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户為

諒祚刼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箪箄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丁丑詔諸路帥臣監司及兩制知雜御史已上各舉武勇謀畧三班使臣二名　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安國安石弟也幼敏悟以文章聞於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於墓三年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已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

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先帝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謂國家與外國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于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匈奴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號帝大悅手詔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辭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

終不許　以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彦博呂公著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樞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宰相以為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帝以覺為希旨收恩且區處大臣非小臣所

宜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
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　壬午
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　甲申京師
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歷不效當
改詔司天更造新歷　知開封府呂公著上疏曰自昔
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
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
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

則不為邪説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遼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　京師地又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時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吏民皆幄寢茇舍甫至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

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税察惰吏修隄防繕甲兵督盜賊北道遂安　韓琦自永興復請相州以歸會河北地數震知梓州何郯因上書言陰盛臣彊以譏切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為三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吕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自以嘗預宫僚欲立至公輔及為中丞挾私懷忿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

州溢水　甲午減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　是月河溢瀛州樂壽埽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　同知諫院孫覺罷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也遂移牒閤門御史臺云論部

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釐務閤門以聞帝批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乃出覺通判越州

詔京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邇英進讀已名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曰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帝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

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鹽鐵副使吕誨侍御史吴景此兩人似堪其選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灾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言救灾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昔常袞辭堂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今

之急務也光曰衮辭禄猶賢於持禄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論不已帝曰朕意與

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乙卯降空名誥勅付河東及鄜延路安撫司募民入粟實邊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甲子詔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世世勿復絶　乙丑詔復行崇天厯　以鹽鐵副使呂誨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用司馬光言也　詔自今試館職並用策論罷詩賦　九月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

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
太祖子孫不當别為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
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襃揚藝祖者至矣從
之辛未涇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從式
秦康惠王德芳之孫也初韓琦自永興入覲言於帝曰
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於郊廟不知何
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
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帝悟遂罷從獻之旨　甲

申詔自今内批指揮並作奉聖旨施行　丁亥減后妃
臣僚薦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　丁酉詔
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禮給賜　先是王安
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帝以為然冬十月壬寅詔
講筵權罷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
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
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

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終身乎　丙午帝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

下但能擇轉運使俾轉運使按知州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乙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　戊辰禁銷金服飾　遼遣使冊李秉常為夏國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丙戌朝饗太廟遂齋於郊宮　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憂之以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四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

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于是都水監奏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澁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棄彊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經邉界直入大海其流深濶天所以限南北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是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至是詔光及入內副

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内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賜夏國主諒祚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歳賜自封册後並依舊例　辛卯録唐段秀實後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為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　辛酉邵亢罷亢在樞密

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歲前建昌軍司理參軍德安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曰國家欲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忠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驩然有歸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

之諸種既失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是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款塞而願為中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耳而邊臣以董氊故莫能為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氊得市利而邀功於我非制勝之術也木征瑪爾珍溪巴烏三族皆唃氏子孫各自屯結其文法所及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

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臣愚以為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畧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瑪爾珍溪巴爲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習用漢法漸同漢俗在我實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與諸羌結連此制賊之上策也初韶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甚悉故為是書

以奏帝異其言名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謂輔臣曰嘗聞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皆匣而置之御閤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畧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

知謹扃鑰塗窻牖以為固客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戸部太府寺於内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閲焉　丙午奉安英宗神御於景靈宫英德殿　是月司馬光視河還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

東至徳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　二月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勅裁帝初從王安石議凡謀殺已傷而自首減二等科罪衆論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吕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于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久之不決故有是詔　己亥以觀文殿大學士

判汝州富弼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學士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以問曾公亮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濶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諸公當自知之帝又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

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命翰林學士呂公著修英宗實録 乙巳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 丙午司馬光入對乞郡帝不

許曰呂公著使契丹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為何官名聞遠邇奈何出外先是公著使契丹時光初解臺職契丹因問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帝故知之

甲子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安石素與呂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為條例司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

皆惠卿筆也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顔子　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揺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　王安石既用事嘗因爭變法怒目謂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折之曰君言失矣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安石默然　是月遣劉航等冊李

秉常為夏國王　三月富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由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毋令後悔帝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　癸未以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轍軾之弟也先是轍上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

三曰冗費疏奏帝批付中書因名對而有是命　兩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為甚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帝曰大臣固當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　乙酉詔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各具財用利害聞奏　戊子夏國主秉常上誓表納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許之　壬辰帝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畧見倫緒然今欲理

財則必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由此而壞將不勝其敝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帝頷之 乙未以旱慮囚 夏四月戊戌省內外土木工 初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以久旱不許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陛下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 帝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政

府名臺諫官至都堂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
輩同心以濟知諫院錢公輔對曰朝廷所為是天下誰
敢不同所為非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　丙午同天
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
常以累年災變為懼盖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
有損其災應豈復緩邪帝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
文直茍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几
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

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帝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扼於王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初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

者十常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牒重於勅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茍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强辯而帝主其說介

不勝憤懣疽發背而卒疾亟帝臨問流涕既卒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盖介為諫官時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温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至是人始知之時安石鋭意變更而帝信任益專介既死同列無一人敢與之抗者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視事趙抃力不勝遇一事變更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此語據徐自明宰輔編年録　初

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以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繼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罷去至是淮南轉運使張靖被詔究陝西鹽馬得失指向欺隱狀帝名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當黜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向乃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本官自鬻而罷通商從之 知

開封府滕甫罷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名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黒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輙以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

惡甫會新法行天下訩訩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鄆州　戊申富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詔不允　癸丑命曾公亮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　丁巳遣劉彞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從條例司請也　甲子御殿復膳　免河北歸業流民夏税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用樂　己卯賜河北役兵特支錢癸未翰林學士鄭獬罷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罷

知應天府知諫院錢公輔罷知江寧府拱辰自北京還
朝言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
不可不戒帝以語輔臣王安石曰此未足為姦邪謂未
知陛下意所向乃真姦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
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温成皇后
家人皆知之獬權發遣開封府民俞興與妻謀殺一婦
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安石所惡安石雅與公輔善
既得志排異已者出滕甫知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

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逐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罷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獨安石在中書擅出𤄫等弼以此不平多稱疾卧家御史中丞吕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誨奏示輔臣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愧不能盡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丙戌王安石乞辭位帝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　壬辰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宫　癸巳樞密院

言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邊者並刪取大旨編次成冊仍於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將來處置事從之賜名經武要畧　台州民延贊等九人年各百歲以上並授本州助教　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皆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詩賦明經諸科悉罷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時議者多欲變舊法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獨以為不必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

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隷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歴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

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事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趨焉若

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
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言
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
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
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
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議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軾
議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

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静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惟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滋不悅帝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乃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六月丁巳御史中丞呂誨罷王安石執政多變更祖宗法

務斂民財詬厲諍不能得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
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
無罪詬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王安石外
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畧舉十事安
石向在嘉祐中舉駮公事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
謝倨傲不從迨英廟朝不修臣節慢上無禮一也安石
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為翰林學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

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邇
英乃欲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不識
上下之儀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
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
中而下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四也
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
問首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
一士首稱弟安國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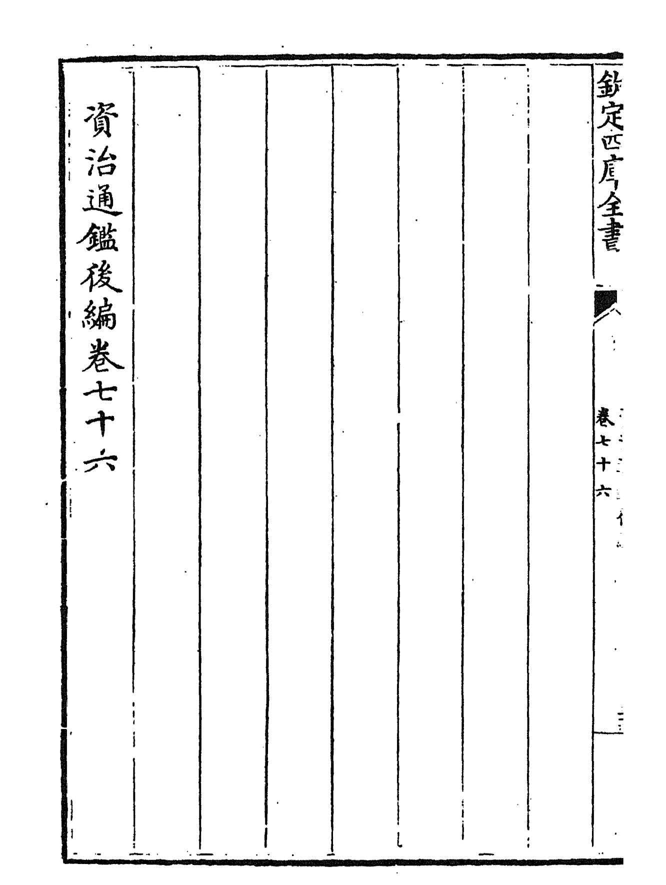
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逐罷中傷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
弄威福無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宰相不書敕本朝故
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與唐介爭論謀殺刑
名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
不能以口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衆雖丞相亦退
縮不敢較其是非陵轢同列八也小臣章辟光獻言俾
岐王遷居外邸離間之罪固不容誅而安石數進危言
以惑聖聽朋奸附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

安石與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雖名商榷財利其實動揺天下有害無利十也臣誠恐陛下悦其才辯久而倚毗大姦得路羣陰彚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且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文言以飾非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無安静之理辟光邪謀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顧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遂求

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頌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司馬光自邇英趣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

光愕然曰衆謂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未有顯迹盍待他日誨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逮顧可緩邪章上誨被黜而安石益橫光于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皆以彈奏大臣而罷天

下推其鯁直　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為御史中丞王安石以公著兄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著為中丞以偪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　太白入井壬戌晝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六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七 起屠維作噩七月盡十二月凡六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二年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見 戊辰夏國主遣使詣遼謝封冊 初知同州趙尚寛知唐州

高賦知齊州王廣淵皆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勸諭百姓立義倉以備水旱因條上措置事義倉自慶歷中罷帝善其法將復之會王安石主青苗已已言於帝曰民有餘粟乃使之輸官非良法也乃止

庚午詔御史中丞舉可為御史者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于是侍御史知雜事劉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諸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盖衆議僉同則各務盡心不

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茍非其人將受權臣屬托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媒櫱中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重事也今止參知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湖州人也　甲戌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東平郡王允弼卒帝臨哭之慟允弼鎮恭懿王元偓之子也性端重時然後言諸宮增置學官允弼已

貴猶日至講席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為宗屬推敬　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

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
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
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
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
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
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
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
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不便帝弗聽向

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　壬午賑恤被水州軍仍蠲竹木税及酒課　癸未帝謂輔臣曰人君不可怠於政朕非樂為勞苦蓋思少壯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濟生靈至於兵乃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但不可輕用非獨殺人心所弗忍亦恐天道不祐也　詔自今文臣换右職須實有謀勇曾著績效即得取旨　甲申日下有五色雲　帝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之

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謂如何則可文彥博奏以為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呂公弼曰朝廷能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則無不濟矣　乙丑韓琦等上仁宗實録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實録三十卷八月侍御史劉琦監察御史裏行錢顗等言薛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内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畧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

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錢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言皆不行乃進向天章閣待制

遣太常少卿羅拯以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息斂散之而卿忠誠内固能備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彊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法訖亦不能成　癸卯侍御史劉琦貶監處州鹽酒務監察御史裏行錢顗貶監衢州鹽税王安石爭謀殺自首之律踰年不決先是詔臨時奏聽勅裁安石又言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

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時文彥博以下皆主司馬光議唐介數與安石爭論於帝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也至是帝卒用安石言敕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率同列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者再安石白帝令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于是述率

琦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盖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揺人心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疎間骨肉罪不容誅吕誨等連章論奏乞

加竄逐陛下欲許其請安石獨進譖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己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心歸向靡不稱賢陛下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

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貶琦顗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許令自首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臣恐天下將以言為戒也琦顗所坐不過疎直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素附安石顗將出臺於衆中責昌齡

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奴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顗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即拂衣上馬去昌齡不得已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乙巳貶昌齡通判蘄州顗後自衢徙秀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丙午同知諫院范純仁罷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

名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問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嘉納之曰卿善論事且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

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且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均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院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

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又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强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斥公論為流俗合意者為賢異已者為不肖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人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且道

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又言曾公亮年老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惟務雷同趙抃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退有後言帝皆弗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政府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　戊申河徙東行張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司馬光言鞏等欲塞二

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濶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命光與張茂則往視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肇等亦奏大河東徙北流已閉詔奬諭之已而河自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果如光言

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　范純仁前後章疏語多激
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録申中書于是在位大臣俱列
名露章求罷帝以優詔答之富弼自此不復出視事安
石乞重貶純仁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已酉命知河
中府尋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無得遽
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未至徙慶州　庚
戌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罷轍與呂惠卿論事動皆不
合會遣八使於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

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寛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至是乞别除一差遣帝閲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為事帝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詔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甲寅朝神御殿　辛酉以秘書省著作佐郎河南程顥太原王子韶並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不飾辭辯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程頤為首又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帝嘗名顥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

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歎賞以為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其論君道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賢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君志貴乎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

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於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起居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之儒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又論時務十事大畧以為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

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於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同條而共貫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明之效也茍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固陋儒之見不足與論治道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且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茍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

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帝皆嘉納之　開封獄具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誣伏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三問不承王安石欲置之獄司馬光與范純仁爭之乃止壬戌貶述知江州諷通判復州師元監安州稅　九月甲子朔詔閤門引編

校書籍呂惠卿校勘王存登對皆王安石所善也存丹陽人　交州來貢　丁卯立常平給斂法　戊辰初開經筵　出内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内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粟麥之羸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行之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税及錢斛就便

轉易者亦許允換仍以見錢依陜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令隨稅輸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内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

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從之初王安石既與吕惠卿議定出示蘇轍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

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
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
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
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
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晏之所言漢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誠有
意於民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
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

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與之議廣淵請施之河北安石遂決意行之次第及於諸路

考異宋史食貨志云安石因蘇轍之言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之河北安石乃決意行之蘇轍傳同東都事畧蘇轍傳亦作河北轉運王廣廉按宋史王廣淵傳慶歷中上曾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自以進士得官是廣廉乃廣淵之弟熙寧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廣

廉其一也不聞為河北轉運且陝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轉運豈得散錢於陝西盖廣淵欲行青苗援李參之事以請後遂訛為行之陝西耳安石嘗言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是知附會青苗者廣淵也非廣廉也

今悉從廣淵傳

辛卯廢奉慈殿　壬辰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從王安石薦也

王安石獨奏事帝問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未達王道之權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人如是而猶以為

不可豈為知權乎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王安石專權自恣弼度不能爭常移病不入中書久之遂辭位章數十上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加檢校太師以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詣闕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帝意不樂故也　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故事宰相以侍郎為之而無左右丞拜者學士王珪當制

以為言升之于是蹶遷尚書升之資歷高於安石而素與安石相表裏故安石勸帝先用之　詔城綏州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砦還以綏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使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祕畧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及誓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砦且遣旺蒙額來言欲

先得綏州遼命機宜文字趙禼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旺黨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禼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旺黨額語塞禼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己亥司馬光入對帝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

得更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但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曰然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蓋其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然為人木彊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歷問

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帝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乎　戊戌以蕃官禮賔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為供備庫使賜姓趙名懷順丙辰詔御史請對並許直由閤門上殿時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欲上殿奏事必俟朝旨既許上殿又伺候班次動經旬日臺諫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别

何獨憲臣隔絶疎異况往復俟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阻格乞推原天禧詔書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有急奏仍許越次上殿庶幾遇事入告無憂失時帝從其言故有是詔戩長安人也　巳未夏國遣使來謝封冊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陳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為小官時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得政務變更舊制患同列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與升之共

事凡所欲為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極力贊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同者安石不覺其詐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不復肯關預因言於帝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兹事當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已任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帝謂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

書以制置條例併歸中書何如安石曰升之以制詞云金穀之計宜歸内史故恥任此職陛下置司本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韓絳共事甚便帝曰善遂命絳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帝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譖之乃罷軾不用用蔡延慶孫覺　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為公世世不絶其餘玄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袒免

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初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韓琦為相嘗議更之而不果至是遂行之　丙子罷諸路提點刑獄武臣帝以武臣罕習吏文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復用文臣時皆以為便　頒農田水利約束　庚辰御邇英閣司馬光讀通鑑至漢曹參代蕭何事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

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壬午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月令季冬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周禮始和布法于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唐虞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一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變者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

尊尊親親貴貴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為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帝名光前謂光曰其言如何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

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

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以給戍卒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未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以病民矧法許之耶帝問

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惠卿獨曰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誠至論也初帝用儀鸞司官孫思道言行坐倉糴米法王安石以為善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光以為民有米而官不用其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非通財利民之道故因問極言其害 考異王應麟玉海云熙寧

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通鑑漢紀曹參事因言參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紀是月壬午書御邇英聽講而庚辰之講不書按東都事畧司馬光傳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謂前日者乃庚辰也所謂後數日者乃壬午也宋史司馬光傳混而為一今分繫之　賜汴口役兵錢　己丑減天下囚罪一等　徒以下釋之　閏月庚子詔調鎮趙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御河以寒食後入役從劉彞程昉言也　壬寅以張載為崇文殿校書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名教中自有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

老累年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後與程顥兄弟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焉用旁求時帝將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與之謀御史中丞吕公著言載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乃自渭州僉判召見問以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茍道也帝悦遂有是擢他日見王安石安石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載戩之兄也　戊申夏國主秉常遣使詣遼乞賜

印綬　壬子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從條例司請也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管勾官凡四十一人而常平廣惠之法遂變為青苗矣　詔置交子務於潞州條例司言交子之法行於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令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請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復減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　癸酉增失入死罪法　乙亥帝問王安石以真宗

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録當時君臣議論未嘗深究本末上下皆滅裂而已何以待遠方乎　帝以卿監監司知州有老不任職者當與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丙戌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宫觀官使不限員　是月知通進銀臺司上蔡祖無擇以事下秀州獄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故事詞臣許受人饋謂之潤筆時有饋安石者辭不獲取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得政諷監司求無擇

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裏行王子韶出按其獄迎安石意發無擇知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付獄張載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張戩亦救之皆不聽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按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於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少從孫復學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用小過鍛錬放棄終身士論惜之　有

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陛下留心經術動法堯舜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兩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軾因上書極論時政凡七千餘言其畧曰臣之所欲獻者三言而已曰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

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

古役人必用鄉户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税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

貧陛下當崇道德而厚風俗不當急功利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甞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凈

為心而民德歸厚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王安石見而深惡之　是歲遼加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由是伊遜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竄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七